

臥齋文集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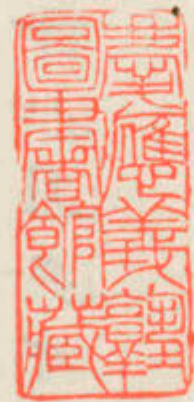
有
1030

見山樓文集

太華本城先生墓碣銘

土佐

門人間崎哲校編



德山文學之行舊矣而其昌明煥發蔚然為文獻之
邦則實自紫巖先生始嗣子太華先生亦克繼箕裘
其所以教子弟者甚至由是經明行修之士多出于
其門文學益以盛而遽捐館舍誠可惜也已莊原懿
持小川謙所撰狀事屬余請銘乃擬其狀序而銘之
序曰先生諱訥字伯毅本城氏太華其號幼受學於
家庭甫弱冠補學生寬政庚申遊肥後從紫溪高本

翁學又遊筑前入南冥龜井翁之門二翁並加激獎
爲都講儕輩咸推服雖齒稍長者不敢以雁行進也
其所與交者村井椿壽龜井雲來柴碧海倉成龍渚
之徒皆一時知名士迭相磨琢才學彬彬如也亭和
癸亥紫巖先生歿服闋侯追賞先考績勞加賜祿若
干拜句讀師兼助訓導後累轉爲助教增月俸今侯
之在儲闈也召至江戶兼侍讀眷遇頗優先生亦竭
力啓沃多裨益其還自江戶攝教授事又增祿進班
一級及儲君嗣封嚮所加之班秩世之天保癸卯罹
疾久而不痊遂以翌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易簣

享年七十窆城南圓寃寺祖塋之次先生博涉經史
尤邃於詩每上講席音吐琅然闡幽析微諸生私相
語曰先生說詩使人意會神領而不知倦矣嘗解頤
予哉性闊達接物以至誠有急輒赴之惟恐不及故
人皆敬愛之其學行如此洵無愧於爲紫巖先生之
長子矣配奈古屋氏生二男二女三子皆夭獨次子
祐吉稍長有才學年十九亦殤因養甥斐爲嗣銘曰
彪之有固談之有遷堂構肩荷弗泰厥先生也爲一
藩所矜式俊髦盈門死也爲一藩所惋惜流芳永存
長松之下清風謖々嗚呼是太華先生之墳

祭崑岳字津木君文

懿哉維君大藩名門奕葉先職政務寔繁而能好學
鳳翔鴻鸞身居樞軸志樂邱樊急流勇退六松映軒
湖山風月耽閑謝喧玩繹道味究極詞源才華雲起
筆下瀾翻有輝遺集留在乾坤其身雖沒其名永存
餘慶所及多賢子孫三世書香芝蘭滿園況此孝義
先德弗諼每歲忌辰奉醑薦馨邀招吟侶寄情永言
謂是詞藻宿好所敦以紹芳猷以娛英魂予生也晚
不侍琴樽賢胤辱知乃君之恩陳辭叙心不勝攀援

殤女服部阿逸墓碣

阿逸服部誠養女也以嘉永紀元七月十日殤齡僅
八歲誠寓書曰掌珠碎矣心肝裂矣忽々不能自持
因謂人誰不死與其壽而無聞孰若夭而傳于後先
生以文辭鳴于世儻能賜銘詞則匪直兒不悼不幸
於泉壤而誠悲痛之情亦紓矣敢請余讀之悽然淚
下況誠也哉蓋誠自螟蛉於服部氏經十餘年未舉一
兒也妻妹嫁某氏產一女即歿誠夫婦悼之乞其女
於夫家養之名曰阿逸天性慧而婉既歡受句讀習
筆札一聞覩輒不忘嘗試付數事使於隣里無有毫
髮差錯朝夕惟教之遵定省不違雖或飢弗命之食

不敢執匙箸姿貌豐豔如玉雪與群兒相嬉粹然秀
異見者咸竒賞之祖父母暨誠夫婦珍愛不措日望
其笄而字一旦遽罹劇疾舉家惶駭醫治百萬無効
方綿惓大呼母者一聲遂絕嗚呼痛哉誠之於何逸
非其所生而鍾愛更有甚焉者顧欲藉予之文以傳
於後其情亦可慨矣故叙阿逸性行之繫係以銘詞
庶幾紓誠悲痛之情也銘曰
誰使芳蘭生于堦墀又誰使芳蘭遽萎欲求其由而
不可知嗟乎所謂命非耶

蛸志序

幕廷選官喜多村君士采將刻先考槐園先生所著
蛸志三卷以余為父執也請為之序曩余岳惟駿臺
與先生同一卷屢相過從先生襟度曠朗不以事物
經心客到必置酒驩洽談辨雲興有孔北海之風而
門下大友旭陵卓犖不羈類補正人相與商論古今雜以詠
諧至燭跋漏沈而後止甚相樂也先生篤志力学鉅
刀圭拮据不遑未嘗釋卷不讀之讀必手自謄抄溢簞
盈簞由是博極羣籍嘗著茲卷見示余雖不解醫事
而心竊服其精博矣忽以三十年先生及旭陵皆已
邈然赴道山而余亦髮種種以衰矣追惟疇昔如塵

如夢。乃知樂事之難常得。而人世之不堪把玩如此。可勝歎哉。然賢嗣士。果能紹明先業。擢為醫學教諭。次息栗本克明。亦有才學。相與校正遺編。以付梓。蓋其志欲使先生著書。傳播于海內。嘉惠于後學。而無姓字翳然之感。嗚呼先生為不朽矣。

淳化帖跋

淳化閣帖。為古今法書之冠。而善本絕少。往年狩谷掖齋翁。獲一善本。以為天下第一帖。託抄本望雲重摹傳于世。其跋文叙閣帖源流祖孫。甚詳悉。且云清人王虛舟。以一代之書學。作閣帖考。而未目睹是本

也。松崎惺堂翁。亦大加激賞。稱閣帖第一。余嘗觀望雲所刻。感其精妙。以為除掖齋藏本之外。海內無有也。頃者南紀北畠氏。以閣帖見示。謂此掖齋本同。余大駭。亟取望雲刻本比較之。一吻合。毫無差互。乃太宗所賜呂端。而前明重摹王文肅公所藏者。洵希世之珍也。夫掖齋惺堂二翁。篤學博古。精于鑒賞。其言皆鑒之可証。則是帖蓋佚于彼而存于我。明矣。且是帖天下可有一。不可有二。而北畠氏顧能藏之。亦可謂奇矣。獨惜不得起二翁於九原而示之。以乞一言題識。而徒使鹵莽如余者跋之耳。

· 送古岳師序

余嘗讀前修文詩。善寫琴音之幽眇。願一聽焉而未獲也。已而歲陽月。古岳師負琴踵門。為余彈數曲。抑揚疾舒。悽然冷然。如疎雨滴簷而寒泉瀉澗也。如孤鶩別鶴。嘹唳于空林峭壁之間也。如風濤激崖而時聞墜石之聲也。至於悲壯幽咽之音。則如忠臣孝子。貞女烈婦。守大節而慷慨不顧身也。感歎久之。師兒王氏。紀州鴨溪人。幼而失怙恃。祝髮於高野山。性好琴。從諸名工受之。頗究精妙。構一庵於翠山。一之。上菴對龍門山。臨紀川。死松四五株。幽翠深衣。座。

無纖塵。師獨鼓琴以自樂。觀無斗粟弗顧也。性又喜風騷。其來江戶也。聞有長于詩文書畫者。輒往求之。為鼓一再行。一時名公碩儒。若林佺齋。林藕漁。岡本花亭。戶川蓮庵。淺野蔣潭。藤一齋。諸賢皆延之。而師澹泊不求榮利。不拘札節。昂々如野鶴。故與之交者。久而愈愛之。嘗詣畫史甘林。未數日而沒。師抱琴往吊。對靈牀奏一曲。徑去。有一諸侯使人邀之。頗倨。師峻拒。不往。其超逸又如此。今茲三月。將遊松。寫松。寫天下名勝之冠也。師此一蓬於其間。出琴而鼓之。使山水皆響。其樂為何如耶。嗚呼。名利之習。薰灼宇宙。

雖浮屠氏之徒亦所不免。而顧獨洒然聊舉。不為一
毫塵垢所泥。麻衣草鞋。負一琴。逍遙自得于佳山水
之間。是可奇也。余老矣。從師受一兩曲。雖未中音節。
亦足以自娛。於其往也。書此以贈。且勸酒。秦陽関一
関而別。

北林翁墓表

聖人之道。在於修己治人。而學者徒支離於詞章。延
蔓乎訓詁。終其身不悟者。皆是也。其間有憬然感悟
自拔於流俗之中。而篤志嗜古。卒能歸于聖人之道
者。可謂豪傑之士矣。吾於北林翁。尤不能無嘉歎也。

翁諱灝。字麗水。本姓峯。岍氏。稱嘉藏。北林其號。武州
兒王。郡吉田林之人。幼不喜稼穡。惟以翰墨自娛。遂
遊江都。從鳧山織氏受書法。以疾歸故里。疾愈。謀再
遊。父母不允。因寓一刹。刻心古法書。頗得其訣。後父
母命使螟於桑原氏。桑原氏以驚茗鹽為業。翁雖能
勤產業。非其志也。遂以天保庚戌遷江戶。教授弘化
甲辰七月二十四日病卒。壽五十五。葬于本所東江
寺。翁少善筆札。能兼諸体。優入古人之室。既而自以
為不學詩。無以發舒性靈。因追撫李杜韓蘇者數年。
歎曰。詩一小技耳。非經國之業也。乃取韓柳諸家集。

讀之數年、又歎曰、作古文、非本乎六經不能也、於是夙夜究經義、然汎濫於清人考據之學、未有所歸宿、齡踰四十、始讀朱子文集語類等書、反覆玩繹、喜曰、道在是矣、晚年益篤信之、不啻如著龜神明、凡自起居食息、以至出處去就之際、循々遵規繩、雖細事亦嘗不謹也、每戒門人曰、一言行不出於至誠、是受罪於聖人也、苟讀書而受罪於聖人、非吾徒也、性溫厚、雖早幼遇之有恩惠、至犯義則毫不假借、家人感化、閭庭雍々如也、從遊者麇集、業益昌而澹泊自守、不喜作豪華誇耀事、有暇則拉門生、負一瓢盤桓林阜

之間、輿到輒揮毫、奇致淋漓、人爭珍之、所著有經義、隨載談餘策等數種、詩文集若干卷、元配弟原氏生二女、先卒、繼室瀧澤氏長女、孀次女適平山安定、安定好學、就翁受業、其卒也、從予而遊、有才幹、喜文章、為翁作狀、請余文、將表其墓、可謂佳婿矣、嗚呼、翁所學屢變造、詣益高、卒能粹然歸于聖人之道、實踐力行、與俗儒迥異、可不謂豪華傑之士乎哉、故余弗固讓、取其狀而經緯之、使鐫諸隧石、

村田醉翁墓碣銘

翁諱吉寬、字君栗、通稱順右衛門、其系出自鎮守府

將軍平良文五世祖吉次仕津和野侯至翁始躋顯
職祖美英無男養馬場政衡次子美至為嗣配以女
天明四年七月五日生翁於上市里翁知孤年三十
八俄擢町寺社奉行副尋為本官文政七年轉大目
附十年遷側用人天保六年加賜秩二十石八年轉
表用人十一年賜銀十匁免職為鷹岡物頭如故弘
化元年致仕祝髮不以世故櫻心慕歐陽永叔之風
營一室曰醉翁亭自作詩揭諸壁因復號醉翁嘉永
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病卒壽六十有六葬本性寺元
配瀨尾氏生男美實先卒繼室高橋氏孫男女各一

翁天資嚴正一事不苟雖甚愛二孫教之有義方其
接家人僚友必以躬率之有一非理未嘗不面折然
及其改也特加親愛不復念旧愆是以生也人敬憚
之死也莫不哀慕平居讀書不喜博惟以實踐為主
又好韜畧精於山鹿氏所傳武技亦講究尤長於長
槍拳法旁好俳歌每美景輒吟詠自娛嘗戒其子美
實曰我少時有過然不吝於改故心常清廓又曰我
性卞急知有害於事故詠歌詩及弄笛彈琴而寬綽
其心以矯之云平居雖對妻子未嘗不正襟端坐每
言我欲得正而斃耳其寢疾也區處後事錄為一卷

後易簣神志不亂泊然而逝嗣子美實遵其治命理
喪事立辦亦可以窺其材德之一斑矣銘曰維石見
州山峻水冽神氣磅礴鍾秀產傑厥介如石厥剛如
鐵身躋膺仕用著郁烈貞珉勒銘維士之臬

大聖寺松平公行狀畧

列國侯伯林立於海內森々如也而求其能留心於
文武尚儉戒奢振整一藩之政教者鮮矣無上焉幸
而有之天下仰之如祥鳳瑞麟惟爭先覩之為快而
天又遽奪之齡不使其德業底于大成明君難邁自
古以然信於大聖寺松平公尤不能無深慨也公諱

利平字豐民篤舍公第七子幼字鉦七郎號弘齋又
號兼彛堂泰正公歿公嗣立稱大藏少輔後改備後
守平居無他嗜好惟喜讀書暇則披卷終日無倦色
命江守某竹内某每月數次進講又命侍臣某伴讀
經史時或親說書與侍臣相討論或觸興賦詩自娛
每朝于江都則延龜田某暨信聽講執弟子礼甚恭
信等屢固辭而接遇益虔封邑大聖寺未有蠶館公
選通經術者於前殿說書令群臣聚聽公亦臨焉又
好武技其師各有流派公命分日輪番率弟子演習
于城中而時亦臨視尤留意韜畧精究甲州戰法兵

甲器械歲加繕脩且多新製每慨然以謂戰陣之法
隨世而變不可守死局也乃欲考古今之宜而斟酌
之以定兵制未果而卒初公之立也國帑窮蹙財用
不給公憂之務儉素省冗費衣木綿夏葛冬用小倉
單袴飲膳服御蕭然不異寒士無声伎園囿玩好之
娛侍臣屢忠之終不指意雖由率物蓋天性云常憂
下情難通下令於一藩凡有所建白者不論尊卑皆
可面陳勿有顧忌由是有請見言事者登時召對屏
左右聽之雖中夜不辭也一藩感起翕然嚮風文教
漸興武備漸振府庫亦將充牣而遽棄群臣春秋僅

二十有七圖藩莫不痛惜竇嘉永二年某月某日也
公之疾革也作絕命詞呼筆硯手顫不能寫乃口授
侍臣書之詞曰二十餘年夢化成一炷煙君子臨變
至其心蕩然書畢使讀之笑曰不成語宜火之侍
臣踉蹌公奪而付燭卽逝神氣從容如平時蓋有得
於道也嗚矣公溫厚而謹嚴忠于幕廷朝覲未嘗
廢也孝于祖先展拜祭祀未嘗懈也天保中天下大
飢公竭力賑給封內賴以無餓莩此離之患翌年穀
登有蝗夜堆稻秉於城門者竟不知其為誰也國民
亦請獻米若干石公允之用以釀酒頒賜于封內其

視民如傷若此信叨承札過數侍講幄公開懷推誠
商榷經史議論卓異為之歎服嘗命信作弘齋兼桑
堂二記信特知愛極言無所避公听然称善其好學
崇儒有魏文侯之風而樂善愛民視東平王無愧焉
嗚呼使公享中壽則其德行之美政教勲業之懿必
當照耀一世俾天下之人欽仰企慕不啻如祥鳳瑞
麟而齡未有至室遽騎箕尾彼蒼者實不可推也因
竊叙所聞于侍臣以詔諸未許且以報知遇之萬一
云

南郊津田君墓碣銘

松山藩南郊津田君以嘉永二年三月二日歿封內
之民哀慕痛哭如喪私親於是久萬山郡吏民疏其
事功踵官廳而請曰久萬山在山林險隘之境民散
居溪谷生業太艱然寶永中猶有一萬九千餘口歲
衰月耗迄天保初年已減五千餘口通負山積殆不
可支加以天保壬申之荒饉將胥而為餓殍時君為
縣令疏請賑給米三千四百餘石由是圍郡得免死
亡其功德一也君慮饑歲之後必有疫癘賜藥物於
郡中未幾疫癘果熾君復施湯藥所全活不可勝計
其功德二也郡據山谷道路險惡溪水洶悍民死非

命者多矣。君開道修橋，往來者始免害，其功德三也。
享保中徵雜租銀若干兩，寬保中蠲其半，然費於吏
胥，而上輸者絕少。君悉除之，以紓民力，其功德四也。
郡承積衰之餘，罹壬申之鉅災，而明年又小歉，民氣
萎靡不振。君建白十年間給賑穀於郡，吏民歡鉅踊
躍，爭務稼穡，租無淹滯，其功德五也。近世醫師，惜於
本草，不審採製。君遣醫岡本祐甫就山中平遠處，採
藥圃以利民用。又於官廨製丸，與窮民，其功德六也。
郡中最僻遠之邑，有患痘者，家人畏避，或遷之山野，
倩佃客護之，雖骨肉不肯省視，死者相繼，積弊成風。

牢不可破。君嚴加禁遏，遣醫與藥，賴以痊者無算。大
抵僻邑之民，病者多死。君命岡本祐甫盡心療養，又
頒賜方書數部，其功德七也。其他殫精効力，救窮民
於危困，功德宏大，不可備述。此其尤彰明較著者。伏
願勒諸隧石，以傳于不朽。久來郡吏民亦相率上牒，
以請其所申陳畧類之，縣令以聞得允。於是嗣子正
任寄牒於江戶，徵余述之。余謂先王之為政，其要在
治民，民惟邦本，無民寧有邦乎？輒近俗吏，不原先王
之意，輒以毛鷙培歛為能事，而君獨能加惻恤，其功
德歸矣。有古循吏之風矣。余雖不文，烏得不表揭之。

以激勵世之治民者乎哉。君諱正廣字仲粟號南郭。日下篤第二子。外族津田正一。養為後。配以女。文政二年。襲祿為馬廻。十四年。為縣令。後轉監察。無何。復為縣令。凡在職餘二十年。其所歷治者。殆遍封內。興利除害。綽有異績。而久萬山久米二郡。受恩惠最鉅。故其歿也。二郡之民。上牒請勒功德於碑。尤足以見其政述之美矣。藩侯屢有賞賚。又加祿秩。進階級。準郡奉行。轉町奉行。弘化四年。遽求疾。遂以不起。享年五十有九。葬山越村龍穗寺先兆。配津田氏。生一男。乃正經也。君平居好學。涉經史。嘗讀陸宣公奏議。歎

曰。郡國利病。和漢一致。為政者。不可不讀書也。其治郡。以知大體為要。以富百姓為本。每言百姓富。國用或有不足。必出金穀助之。猶子之奉父母。安有子富而父母貧者耶。俗吏不知大體。輒務徇小利。殊不知小利必有大害。所獲不償所喪也。且農政得失。係社稷之存亡。所謂君民一體也。然此理非達于大體者。孰能知之。其識見如此。嗚呼。此所以功德赫奕。俾民沒世不能忘也。夫銘曰。王者所天。非斯民耶。虎而冠者。何寔繁也。一路福星。惟見伊人。石可泐。字可漫。寫功德在民。不可泯。寫。

唐宋詩序

天地有元聲。人得焉而發諸詩。若古詩三百篇是已。後世相去邈遠。然天地之元聲未嘗泯。則溫柔敦厚之旨。尚可度焉。輓近作者。顧喜浮豔纖佻之風。無乃所學失其方歟。夫詩宜師古人。古人有名家。有大家。名家如峨眉天台。各有奇態可賞。而未能具字內之全勝焉。大家如岱嵩。雄峻高壯。摩天蟠地。峯巒怪詭。雲煙滂勃。極天下之偉觀。學者以此為師。則趨向正而規模宏。竟不失風雅之旨也。歷世詩道之盛。以唐為冠冕。陳子昂張曲江。以雄渾勝。王維孟浩然。韋

蘇州。以神韻勝。岑參高適。王昌齡。以典雅勝。其他指不勝屈。然至於籠罩百代。陶鑄萬物。高逸沈雄。極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者。惟李杜而已。韓文公直欲追二子而駕之。而未免有迹。然其學足以苞羅千古。其才足以雕鐫萬彙。二子之外。更無勦敵。白香山開一副鑪鞴。才調清婉。曲盡古今人情。使讀者咨嗟泣下。雖或謂之淺俗。安得不推為大家乎哉。宋初。崑休盛行。歐陽公起而洗之。黃陳之奇恣。秦張之贍蔚。旗鼓相當。而獨蘇長公才力天縱。光怪百出。變化入神。崛然為杜韓後勁。陸渭南清麗類于香山。而忠憤慷慨。

綽有少陵風骨。范楊猶之滕薛爾。凡此六家者。異曲同工。炳耀鏗鏘。天地之元聲。大雅之遺音。賴以益明。氣格宏大。如泰山喬嶽。斯可以為百世之師矣。乾隆御選唐宋詩醇。其選公。其評精。六子之精神面目。悉出矣。洵藝苑之正軌也。山本行時。將鏗諸梓。橋本大路為加校正。屬余序之。方今承平日久。奎運益隆。而詩風乃或流於浮豔。茲書刊布。孝者皆得以由詩道之正軌。則異日黼黻休明。鳴泰平之盛。而接大雅之音者。將彬彬乎出矣。故余欣然濡筆而序之。

金山瓦記

金山城在濃州。肅侯祖先自可成公。至忠政公二世。居焉。政忠公以慶長八年徙封于作州津山。而金山遂為廢墟。嘉永三年。肅藩老職可貞正。貞祇命于江都。途經濃州。乃追惟先公遺址。詣金山。不勝永泰之感。徘徊顧瞻。而不能去。偶獲一敗瓦。齎入江都。揭諸堂。俾諸士觀焉。以想像先公艱難忠烈之狀。慨然興起。不懈怠於其職也。屬余記之。維肅侯祖先皆能致命於所事。其忠勇偉勲。炳耀史籍。而可兒氏之先秀行君亦從長可公戰沒于長湫。其子某事忠政公。屢有戰功。正貞乃其裔也。嗚呼。世之士大夫。祖昇平沈

酣酒色不顧祖先戰國之勞惟正貞能追思先公忠烈雖一片敗瓦猶愛之不啻如未央銅雀之珍可謂忠矣子孫其寶重之勿忘其志也

瑞泉吉田翁墓碣銘

聖王之為政其要在使民務本儲穀以足則民安不足則民危天下治亂盛衰之所係也自王道之不明上下皆賤穀而貴金謂有金則穀可立致焉殊不知饑饉存臻穀寡而價翔雖有金不可多糴也及其甚則窮民命在呼吸而轉漕於數百里外如引江水而沃涸轍之鮒遂至流亡四散良田沃壤悉鞠為榛莽

之區矣然士大夫不敢以此為急務豪農大賈顧欲衆歛歲閒糶射什倍之利其間有敦厚慈仁憂恤民隱獻萬金貯穀而立百世之長利若瑞泉翁者安可不表揭之以激勵倡率天下之人哉翁諱宗敏字士行吉田氏號瑞泉通稱市右衛門其先紀伊守元國屬忍城主下從守成田長康屢有戰功子孫徙籍于下奈良祖諱宗以務稼穡勤儉致富好施與擢為里正嘗誡其子宗敏曰吾祖生于亂世執干戈馳騁戰陣之間其勞如何今吾倚浴泰平厚澤安居耕稼家有餘饒汝宜戒奢省費利民濟物報國恩萬一也宗

敬為里正遵遺訓屢獻金紵徭役脩堤防賑恤孤寡
官賞之許稱姓常誡子孫以勿忘祖訓翁其長子
也文化三年丙寅襲職能守家法專以利濟為事先
是先考承官命釀酒供公用每歲上供之外獻新
釀十樽至翁倍納官輒賜銀若干翁積之買田贖
孤貧及老疾者熊谷近鄉徭役孔棘民不堪命先考
嘗納金紵之翁亦獻金千五百兩以其息充役資民
大蘇勅定奉行柳生主膳正君召見嘉賞許佩刀利
根川浚治之役屢興四十七村皆困翁納金二百兩
充修築之資亦繼先人志也尋復與羽生町塲清水

誓信相議獻五百金充利根川及備前堀修治之費
荒川亦善溢翁納金六百兩飲其費其他道路之淤
者夷之溝澮之澌者浚之橋杠之易朽者換以石其
功庸既已可傳矣至于天保四年癸巳之大饑則閭
左民皆阻飢翁頒與麥數百石於諸村且謂蓄積不
多不足以弘濟凶荒也乃獻金五千兩於官每歲收
其息以儲穀縣令山本大膳君為經畫其事新造倉
於岩鼻七年丙申又獻金五千兩於是倉庾連棟穀
粟充牣雖值凶荒可以無流亡之虞矣自古豪農佔
民田坐食而顧使以牟利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

雖歷代議者欲抑兼并而均民田然至若孝悌力耕
躬節俸而不靳萬金立百世久遠之利則仁厚長者
之事也是何可貶抑彼貪財利而兼并厲民者聞弱
之風可以惕然自省矣勅定奉行國本近江君_下守_上召
見大加激賞賜俸二口許子孫備刀十五年甲辰七
月二十九日病卒年六十二葬村中集福寺祀鯨井
氏生一女並先卒次配松村氏生二男一女並先卒
長子及女皆次季子宗親嗣宗親能繼箕業好賑施
吉田氏之慶益裕如也翁性豪而恭痛屏奢侈自奉
極薄而傾囊賑貸近鄉貧且窶者悉惟翁之歸而未

嘗以事拒塞民愛敬如父母大宗吉田六左衛門家
道寢衰翁贈五百金以伙其產由是家道復振其厚
于宗族亦如此翁頗有志於學天保九年屬卷菱湖
書今文存經勒諸石而佐藤一齋先生為之記寄納
于伊勢神廟豐宮崎文庫云先是縣令山本君語
余曰武州下奈良里正吉田某獻萬金備凶荒奇男
子也我將勒諸碑以昭示後世先生章述之余許諾
既而縣令下世余亦不及執筆茲者宗親介長戶士
讓請銘是使我結縣令未了之公案也矣敢辭銘曰
偉哉翁祖訓是遵身居脂膏惟能潤人彌施彌饒

如果有源、先謀遠算、貯穀濟民、彼猗頓氏、飽釜蠅薪、
盡慕芳猷、以蘇黎元、昊天所鑒、慶流後昆、謂吾不信、
視此負珉、

古文孫子畧解序

余少時、則聞仙臺有櫻田欽齋翁、遂於濂洛之學、便
欲搢衣乞教、而不果也、及入江都、始得見其令姪子
惠、草草即別、不暇細晤、論心事、爾後音容邈然、已十
數年矣、今茲二月、子惠自仙臺寓書、且示所著孫子
畧解、余謂子惠著書、宜羽翼經義、繼乃叔之志、而顧
刻心鈐韜、可怪也、亟拆緘、則曰、近歲西夷屢窺、本

邦、余雖不肯受祿、在士籍、安可不豫為之籌畫、以報
國恩之萬一乎、乃取和漢兵書讀之、嘗得古本孫子
校之、今本頗有同異、而其義遠過焉、可謂希世之珍
矣、講習之餘、作畧解以附焉、將梓而公于世、願有以
序之也、於是余慨然自失、慨然掩卷而歎曰、壯哉子
惠之志也、蠢爾西夷、覬覦我港澳、凡生於我六十州
者、雖燕、秦、燕、趙、皆當憤激切齒、抱敵愾之心、況烈士
班者、詎可不殫精竭力、圖防堵之計哉、昔者孔子歎
管仲之功曰、仁、夫管仲特霸主之佐身、而孔子歎之、
何也、周道衰、諸侯分裂、蠻夷乘其隙而起、方將長驅

轉國、論陷九鼎、使斯民言侏離而服左衽、天下之大
變莫甚焉、且一治一亂、自古有之、然楚弓楚得、未足
為大耻、今也、舉堯舜文武禮樂之邦、而付之夷狄、犬
羊之虜、天下之大恥、莫甚焉、當是時、管仲能尊周室、
攘夷狄、然後天下免被髮之患、厥功真不在禹之下。
孔子獎揚、不亦宜乎、今子惠憤西夷之窺覷、究古今
之兵制、而古本孫子、適傳于其家、殆若天誘靈衷者、
其註解明暢、俾讀者一開卷、即瞭然于心目、則或遭
遇事變、以成攘夷之偉勲、若管仲其人者、將由此而
出、而未有可知也、豈與世之屑心、然弊精神於末疏、而
無毫髮之裨于世者、所能相提而並論也哉、故余壯
其志而序之、蓋亦發乎有感云、

古文孫子序

孫子十三篇、兵家之祖、韜畧之神髓、萬世不刊之書、
猶儒家之有論語也、吾邦所存論語、管家本、清原家
本、足利學校本、及梁皇侃義疏本、其流傳皆在唐朝、
而與朱子集註本多異同、蓋南宋偏安、僅有江左半
壁之地、故朱子所見、不過邢疏本、豈非皇朝百代
一系、無鼎革之變、故古書之佚於彼、而存于我者多
也耶、仙臺櫻田子惠、舊藏古本孫子、校之魏武注本、

大有異同、意亦佚於彼者、今本九變篇云、圯地無舍、
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夫篇稱九
變、則篇中必當有九變之目、觀九地篇之例、可知矣、
而今本所舉者、止五事耳、古本則云、高陵勿向、背丘
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
勿周、窮寇勿逼、絕地勿留、九變之目、明白如此、其為
孫子真本也、昭々矣、古本圯地以下二十字、九地篇
論之詳矣、不宜遽出於此、蓋摭錯也、且九變篇與軍
爭篇相接、故此文誤跳于上篇之末、而魏武以來、襲
謬踵謬已久、歷代兵家、目不覩真鼎、故注釋回護、舛

駁可發一笑、今也、古本一出、千古之昏夢始醒矣、今
本用間篇云、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
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古本則云、死間者、委敵也、
生間者、反報也、此亦簡鍊明潔、過今本遠甚、其他小
異同、亦多優於今本、其為魏武以前之書無疑也、嗚
呼、孫子用兵之妙、悉備於十三篇、而其真本乃湮滅
沈蘊於二千年之間、歷代兵家、所未夢見者、一旦出
於我東方君子之邦、與管、蕭二家、魯論並傳、洵可謂
曠代之珍籍、振古之奇事也已、然此書晚出、不啻如
古文尚書之出於東晉、世或疑之、惟是眼者、當自能

辨之集贊事表

礪岳石井翁墓表

礪岳石井翁以弘化三年六月十七日卒而遂上之
石未立也茲者義子光昨以谷子會持狀請余表其
墓乃閱狀則翁好學有經世之才有存友慈諒之行
余安得而不表翁諱光致字子德礪岳其號銘吉之
進本族氏柳氏下野國安蘇郡出流原村之人也父
諱定保母須藤氏翁其第二子出冒本郡戶奈良村
石井氏石井氏之先自山城國徙籍于此既閱十餘
世支族繁衍皆業農高為著姓有諱宣丞者器識過

人嘗見翁奇之舍其子而乞翁為嗣配以長女先是
翁尚氣義赴人之急不肯避難有豪俠之風至是感
激改節百事醇謹義父真子鋪於上毛桐生以貶絹
繒翁肩其事屢往不憚勞勤歸則經理家事終日拮
据不懈文政元年義父罹篤疾翁看護備至請其子
光昨為嗣以報知己之德義父大悅及其歿也哀毀
盡禮既除喪益竭力於產業課耕稼督販繒典僮僕
同苦樂而綜理毛密趨時投機業盛行遂至於轉販
二十餘州家道益饒鄉黨稱其有經濟之才矣朝
士堀伊豆守君延見托以理財之事翁辭弗獲命則

輸赤誠區畫有法朝士延請者十餘家皆以采邑
賦稅委翁幹理之堀君采邑在常陸者曰栗原承累
歲饑荒之餘民多不舉子生齒益耗君謀諸翁以請
以數百金貸之商賈收其息供育嬰之用君乃出金
若干付之翁又謀諸采邑之富者借其金增之號曰
慈育金凡民產二子以上者給金飲之著書三卷教
以孝慈勤儉之道又行其法於上總國本納村佐野
村大井村三村皆堀君采邑也於是民感慕嚮化十
數年間嬰孩全活者數百人後翁捐百金賑之戶口
益殖野州山形村亦堀君采邑也地瘠民貧翁與邑

長昏謀闢荒廢通水利民賴以蘇其功帝率類此而
翁質直雖權貴無所顧忌其理財以節用省費為主
俗吏不悅故其所施行中廢者不少唯堀君暨大久
保讚岐守君武田典左衛門君能信任焉翁年五十
委家事於義子光旰寓于江戸益欲行其志著書若
千篇皆當世急務論辯剴切使人聳聽晚年邑主諏
訪縫殿亮君欲舉以班室老未幾以病卒于江戸寓
舍年六十二權厝深川本誓寺後歸葬本邑種徳院
先塋配石井氏先卒一女亦大義子光旰孫有恒翁
性慷慨不苟合人有過必規之及其改也待之加厚

平居氣和而言溫然至于斷大事辨是非則極盡理
義侃然自守雖加之以威武不屈也輕財好施親戚
鄉黨賴以振濟者甚衆而自奉極儉素有暇輒讀書
而不屑章句一以適用為要每憤近世為賈竊弄利
權物價皆營其私而低昂之以致士農之窮乏以為
制高賈之權莫如置常平倉使米價無甚貴甚賤之
患此不惟食貨自足并可以備凶荒之虞矣翁又謂
方今奢侈日熾民貴商而賤農故田多荒蕪宜立崇
本抑末之法與常平倉並行乃當筆著常平倉議地
子辨諸篇大為有識者所激賞其他著書有周易孔

聖本義左國占筮象解等數十種嗚呼承平歲久舉
世流蕩於奢靡為賈乃投隙射利姦黠陰狡如鬼域
狐盞凡米穀百貨錢幣之價低昂伸縮若出其手其
害有不可勝言者而翁獨能入室操戈欲以制高賈
之權而歸諸有司使物價平均貨財流通上下皆享
富厚之安其志可謂大矣特惜其言未行而翁遽赴
道山耳故余表之以誌世之有識者庶幾使其言行
於將來矣銘曰
山水靈淑篤生俊傑克亢厥宗孝友無缺三餘力学
志氣鬱勃將革積弊以救疲茶育嬰之議既著功烈

常平之策最可昭揭。豐碑有銘，名弗朽滅。

痘麻說序

曹孟德有曰：「老而好學者，惟我與袁伯州耳。」由此觀之，「老而好學」自古不易得也。余觀世之橫經而坐皋比者，大抵強壯之時，頗能強勉；及年過知命，則岸然自高，視舊學如弁髦，不復措意。況業力主者，安於小成，惟厚糈是謀，高門縣簿，莫不走也。求其能斲老窮年，老而益勉者，千百中僅有一二焉。頃者敦賀藩醫金子杏庵^{蘆川}，袖其所著痘麻說來示，且徵序。余非通於醫者，何足以辨其精粗？然杏庵^{蘆川}年已六十左右，而講

究痘麻之法，乃有此著，則盡心於岐軒之道，欲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其老而學好可知也。天下治化之隆，莫大於生齒之衆，而生齒之衆，莫要於救痘麻之害。世之讀此書者，有以啓發其智思而得心手相得之妙，則杏庵^{蘆川}之功所及者遠矣。昔者蘇沈二公輯醫方之良者，公諸世以救民之橫夭，其留心於仁術如此，不翅政事文學可稱也。余老嬾不能自強，既媿於孟德，尤有媿於蘇沈二公，故稱杏庵^{蘆川}之美，以志吾媿，并以自警。

敬堂詩鈔序

守山藩士大内子陵好学尤嗜韵语往年擢为学職
教授子弟子弟德思刻詩乃鈔而付梓人属余为之
序夫詞藝之於學問特其餘贏耳然玩風月觀山水
人生離合聚散悲喜憂樂之感勃然觸乎外而動於
中自不能無吟詠故名賢碩儒皆藉焉以摯性情之
感詩何可少乎哉鳥鳴於春豈吟於秋其声抑揚疾
徐如歌如笑如泣如哭萬有不同而各自成趣彼固
非有意于声而天機之所動有不得不然者人之於
詩雖声調格體出于人為之巧而興會之所觸襟靈
之所感亦有天機不容已者存焉天機發者其言纖

以佻天機深者其言宏以遠二者存乎人而不可掩
者也今子陵之詩其黃鳥之出幽谷而遷于喬木歟
將寒蟬哀蟋吸風飲露而和鳴于疎槐幽草之上歟
抑杜鵑布穀呼號于煙雨而莎雞蛸蠅謹噪于籬落
之間欣耍亦發於天機而不容已者也子陵春秋鼎盛
才力富贍若勉而不可已則巧力俱到仙鶴之嘹
唳瑞鳳之和諧錡口嚙々鳴泰平之盛事者將繼此
而出焉余雖老矣尚能執筆以談

虛字註釋序

虛字之於文章若無大關係者而文章妙處在虛字

之軒旋譬如畫山水非雲煙草樹映帶點綴悉得布置渲染之宜則不足以蕆姿態生韻致學者其可不留心乎盧緯助字解甚疎王引之經傳釋詞備矣而非以作文為主也惟張文炳虛字註親為讀左氏博議者設以為舉業之資其詮釋簡明有碑于擇觚匪淺也學者由此而知虛字軒旋之法則於作文思過半矣乃者抄大魁拔之博議中開雕以傳使余題一言因姑書所見寓諸簡端

省耕集序

聖人之世無天災乎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三年之旱

天災流行雖聖人不能免也惟聖人能畏天命深自剋責視民之艱苦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夙夜勤勞以救之俾一夫莫不獲其所此所以為聖人也嘉永庚戌歲八月周防颶風暴起蕞大屋拔大木禾稼悉損傷民不得收斗粟園國大飢德山侯深憂之開倉廩糴于他邦百方賑恤忘寢與食豪農大受化其德爭出金穀相賑貸是以雖遇古今未有之大災而無一人餓且斃于途者越明年侯益盡心民事輕裝小隊周視封內勸農省耕問疾苦恤窮乏台見高年及孝悌力田者賜以錢穀民咸喜相率竭力隴畝什倍平

時先是海漁所獲絕少及侯出而省民也魚介上網
甚夥雨暘亦時若九穀百蔬以至山野升木之實莫
不豐熟國人手額相慶歡聲滿野蓋侯至誠恤民之
心有足動天地而感鬼神者故致豐年之穰々置斯
民於衽席之安惓之追覓湯之風猷孰為益美哉侯
巡視之時每撫景生感輒詩以詠之文以記之而侍
臣亦相酬唱不覺成卷名曰省耕集屬信序之信受
而閱之侯仁惠惻怛之意藹然流溢楮墨而侍臣體
察君意諷詠上德殆有皋陶虞歌之遺風然則此卷
也不翅詩文精麗可觀亦可以窺盛德之一斑矣故

信不辭而序之以為後世之龜鏡云

川角大閣記序

川角氏所著有大閣記五卷川角氏履歷未詳其敘
述豐臣公甚恭蓋臣事之者也其書較小瀨南庵大
岡記尤為實錄而傳于世者綦少紀藩三毛伯龜祇
命若山偶獲之書肆購而歸江戶頃者將銀諸梓以
公于世謁序於余々嘗謂應仁以降天下大亂至天
文永祿之間而極矣當是時英雄割據者三十餘名
互相吞噬四海悉化為戰場苟非不世出之主興而
盪平之則億萬生靈永墮於塗炭而禍亂何所底極

邪是以天生織田公東征北伐剋鋤群雄所戡定者
殆三十國大勲將成而遽罹弑逆之禍豐臣公襲其
餘烈而更張之不惜土地金帛以鼓舞策勵天下之
豪俊從者存之不從者滅之故未數年而畧定天下
其一時威武之強氣燄之盛足以震耀天下之耳目
而制服海內之諸侯矣然好大喜功之心未已興土
木役諸侯又用兵於朝鮮使十餘萬之衆暴露於殊
域萬里之外兵連禍結至於其身歿而後已蓋天下
之亂久則其治也亦不速故天使二公相繼而鋤強
梗除兇逆畧就治平之緒而撥亂反正整頓乾坤拔

億兆於塗炭開萬世之泰平則有以待於東照大
君也哉夫大君之功德與天地同終極而二公前
茅之功亦不可廢矣且豐臣公起自寒微掌天下兵
馬之權其雄畧大才籠罩天下之群雄威名震於海
外吾邦振古所未有也但其經畫皆出於智謀權力
之餘而不本乎仁義之大道故為淵毆魚為藪毆爵
以開大君無疆之鴻休此亦天之所使然非偶然
也此書記公之事迹頗詳悉而是非得失之迹自彰
焉可以為後世人主之勸懲矣伯龜刻而傳之其意
在乎茲也欽故余不自揆敢書所見寘諸卷端

老内人関路君墓表

君諱関路荒川氏考諱紀長會津藩臣妣諏訪氏以
寶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幼宦于本藩内庭春
洞院君之嫁于大洲侯也君為傅從之及其薨乃還
泰定公擢為老内人後事貞昭公欽文公凡宮闈之
事皆委焉君綜理謹密無有遺闕欽文公幼冲襲封
夙夜侍左右尤能盡忠誠奉養備至文政四年夫人
貞鑑院君薨降是歲歸寧大城君扈從謁文泰
大君暨太妃賜盛饌典綢帛公亦嘉其積年勤勞
且竭力於鞠養特命以在竹洪業為義子賜俸若干

蓋異數云天保八年以年老請致仕得免賜俸及金
皆過旧式亦特恩也君自泰定公迄于今公歷事四
世忠勤踰六十年前後賞賚金帛不可縷舉弘化三
年閏五月二十五日卒壽八十有五葬江戸芝青松
寺吟窓院先塋之側釋追號曰慈雲院衰室楚仙大
姊君性婉淑有風標與人相酬接和而正未嘗有愠
色人皆敬愛焉每遇先公夫人洎父母忌辰必進香
拜跪慕涕感動左右有婢曰久米給事廿年甚謹事
聞于公再賜苞米賞之亦可窺其懿德之一端矣頃
者洪業徵余表其墓故余叙其行事之槩俾世之為

傅姆者矜式焉

弘齋記

大聖寺侯好學延信聽講經一日有命撰其書室之
號并為之記信辭謝不獲乃取魯論之語名之曰弘
齋蓋學不過脩己治人而已矣脩己人皆可學而到
焉至於治人則非有位者不能也故虽至聖若孔子
大賢若孟子猶且不能得百里之地而治之然憂世
憫民之心發見于語言之間戚々然如疾痛之在體
况邦君諸侯任社稷生民之責者宜宵衣旰食之不
遑而何可置之度外哉夫治人孔孟之所冀而不能

獲而今乃儼然居其位得以展抱負而施德澤非天
下之至幸也耶雖然生於深宮之中長乎婦女暫御
之手不知稼穡之艱難虛諛薰耳驕奢蕩心脫生民
之膏供無用之費後宮踏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婢妾
餘粱肉而民不饜糟糠遂至財用匱乏上下困竭仰
給於商賈其智識反不如布衣剡屨之士者或有之
抑亦非至幸中之至不幸也耶嗚呼居有為之位遇
有為之時而委靡乃爾是無他由不知弘道而已矣
夫道出於天而具乎人苟能弘之則仁義之心發出
于日用之間如山泉湧而春潮進足以撫黔黎靖邦

國矣而其要在於奮勵以立志激昂以力行而已矣
凌雲之材起于寸莖譬天之水始于涓滴跬步不止
千里可至累土不輟丘山可成志之不撓行之不懈
必當弘其道崇其德遂納斯民於富庶仁壽之域而
令聞盛譽與日月爭光矣豈不盛哉侯以天質之純
粹才力之富瞻而資之以聖賢之學恭儉慎德勵精
圖治凡声色器玩奢靡游宴富貴者之所沈溺而忘
返者舉不足撓其心而孳々然惟經術政事是勤其
志高行醇實列侯中所罕媿也後來益弘其道崇其
德而納斯民於富庶仁壽之域可知已雖然難持而

易肆者人心也難著而易泯者道心也詩云靡弗有
初鮮克有終侯又以此為深戒則於弘道乎何有信
謗陋謬蒙札遇感徹肺腑故敢叙鄙見以為記庶乎
效涓埃之報云嘉永紀元戊申孟夏

秉彝堂記

大聖守侯嘗命信記其書室信樸直不回避敢陳人
君脩身之道以獻侯又命以秉彝堂之記其重道崇
儒虛懷求善不以富貴驕人有魏文侯之風矣信雖
無似安不披肝膽而告之因復舉治國之方而為之
記曰秉彝之性乃天之所賦曷嘗有古今之異乎哉

但風俗隨世而變則性亦不能不為之移焉夫治疾者必察其症之所由起而藥之治國亦猶是爾往昔天下大亂極矣英雄群起角立戰爭無虛日當是時士大夫宜財用困竭互相殺奪不知廉耻如豺狼鬼域之不可制而風俗質樸仗義守節奮不顧死東征北伐奔走馳驚於戎馬矢石之間而財用未嘗乏棄棄之性未嘗泯也韃靼以來天下消烽灌燄無復戰伐之勞士大夫宜家給戶饒府庫充牣忠信禮義之風益盛而財匱資罄淳華儉薄之俗日長甚者至甲冑器械蕩然掃地而棄棄之性發乎燄矣孔子曰安

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今天下安且治矣然狡焉思啓疆者何代無之近歲蠻貊出沒洋中其意不可測蓋兇虜桀黠以互市牟利以侵奪拓境而我邦四面皆海安保數十百歲之間果無侵掠之患耶而士大夫狙養平之久武備不脩器械不精吾又未知其果能破賊於一戰之際而使單甲不返乎否也嗚呼昔也生於戰爭動勦之世而資給俗醇如彼今也生於承平恬晏之時而財匱風澆如此其病源安在曰奢而已矣奢者財用之所由乏風俗之所由壞民彝之所由泯其毒今已淪浹于人之骨髓而不易療然坐

視其斃而不治之是為無策矣若夫驅之以峻法威之以嚴刑駭天下之耳目恃一國之人心功未成而害隨之亦非策之善者也惟人君守儉尚素壹以躬率勵之其臣民雖為風習所囿而秉彝之性未始不炯然發乎其間也苟觀君德之懿必將感激咨嗟相率以化之然後正紀綱定制度導之以漸磨之以歲月使其優游涵濡于忠信禮義之中而不自知焉則不至駭天下之耳目而風俗丕變國富糧足有以存其秉彝之性矣是亦良醫以國之方也侯誠能以嚮之所陳脩其身以今之所言治其國則一藩靡然化

之家給俗醇而秉彝之性莫不存矣異日聞北方有賢君興焉而治教休明士馬精強可以折衝於千里之外者不問而知為侯也信雖耄矣尚能賦詩而歌頌之嘉永紀元歲次戊申冬十月

白采堂記

晨余之垂帷於麴巷也平井子義過而問業焉未幾余遽告別歸東臬意殊悵惘及後再寓江都則子義亦繼役焉於是屢相會晤談經論史高權文詩歡甚然後知子義學殖文績蔚然有所得益其為人質直而溫藉不以表襮為事如玉之韞于石而尚綢于錦

衣也一日請于余曰元直嘗取禮記之語以命堂曰
白采願有以記之余謂質之白也可以受五采之賁
焉味之甘也可以受醎酸之和焉人有忠信之德也
可以行禮儀之文焉苟無忠信矣本不立質不存猶
敗練朽木之黝且腐者雖欲施黼黻文章雕鏤之美
庸可得乎是以古之君子發言履行必以忠信為主
內不欺已外不欺人盡吾心焉爾矣及其至也可以
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赴湯火蹈白刃而無懼焉
其立本如此然後義以宜之禮以文之彬彬如也今
之君子不務其本而惟末之趨不詔其實而惟文之

鬻相爭以智權相軋以機巧相誇以浮華而無忠信
誠懇之心其害道壞俗亦已多矣然則士不可以不
務本而要在於主忠信而已矣此子義之所以命其
堂也歟且夫承平日久世之趨于文也滋甚自飲食
衣服以至於宮室輿馬器械之屬皆極精麗盡華侈
以供口腹耳目之欲而財用之匱竭生民之窮瘁不
顧恤也其弊尤有不可勝道者方是時憂不采之不
加而惟白之不存可憂也不憂和之不至而惟甘之
不足之可憂也憂之如何亦惟在於尚儉重質而主
忠信而已矣子義之意其亦在於此也歟果如是子

義不獨善其身將以矯天下奢靡之弊而復之古也
余感其志之篤也故書此以贈并以識離合之感云
嘉永紀元三月

印譜序

印章之制隨世而變詭狀殊形各盡其趣故刻意鐵
筆者既精於彫鐫又能審古今之條例而後奏刀焉
則或高古如周鼎或妍媚如佳人或怪々奇々如鬼
神雷霆变幻百出而皆鑿々有援證斯可以入神品
矣若守常套而不知變務求怪異而不知法雖巧而
足賞邪然從前篆刻家率皆注心於鳥跡螭涎疎密

那讓之間而不審古今之條例猶之作詩者陳々相
仍千篇惟用一律而無變化耳曾翔卿有見於此凡
古今印章博搜旁蒐區別臚陳悉舉其例釐為二卷
今復輯其遺漏以補之於是歷代印章奇正變化皆
可求之區々冊子中而盡焉蓋前人所未有云嗟夫
暖々姝々奉邱里之言為主臬而不知古今條例之
變者一旦獲此卷而閱之必當爽然自失憬然有所
悟入以為篆刻家帳中論衡也夫

朱子學鵠約說序

磐城神林某寄其所著朱子學鵠約說示余請題一

言余披閱之感其學術之純講究之精竊謂近世奎
運益盛橫經而坐臯比者林立于天下然或支蔓於
訓詁或流蕩於詞章求其能用力於朱子之學而沈
潛玩味窮義理之精蘊者落落如晨星則學者益多
述作益繁而吾道反不明矣獨某抱遺經於遐藩僻
邑之間而講究之其學以朱子為主不敢雜以異說
其志篤其行醇其言親切著明而於朱子教學之法
尤致意焉蓋垂帷於通邑大都之中者大抵為名利
芬華所眩惑徒喜博涉耽詞藝以投世好雖曰倡朱
子之學亦僅見其皮膚而不窺其神髓是地勢所使

然也今某所居去都會踔遠風俗敦樸山水清秀有
悠閑自得之樂而無名利芬華之累故其學術正而
講究精議論粹而趣味深其述作可以津逮後學而
裨益世教非所謂居移氣養移體者也耶余雖未得
入其鄉觀其風聲之所覃而能以正學率勵子弟使
之守先哲之矩矱而不溺於他歧有以養其德性可
知已故敢題詹言而還之

峽蠻課餘圖卷序

發山水之勝固在文辭而繪畫則補文辭之所不及
二者相須而濟美然文人不能畫々人不工文其兼

之者鮮矣。惟岩瀨君，實才力富贍，善文辭，兼工繪畫，而身係朝籍，法不可遠遊，故雖有英偉之才，瑰琦出群之筆，亦無所展布。嘉永庚戌歲，為徽典館教督赴甲州，因得探御嶽之勝，御嶽，錦山水絕奇之境。君實平生所夢寐而未獲覩者，一旦現出于其前，躍然驚喜，文以記之，畫以貌之，神彩煥發，雲烟流動，使閱者奇賞不已。於是乎得以盡其伎倆，而御嶽之勝亦發揮殆盡矣。快可言耶？迹是推之士之迴翔于下僚而不獲其位者，雖有經世適用之才，亦何所施？惟才與位相副而後可以展其驥足矣。異日君實據要

津經綸天下之事，其才力之所發揮，其亦猶茲卷之於御嶽也夫。嘉永壬子穀日。

乾遯亭若目田翁墓表

距宇都宮三里而遠，有津，曰鬼怒川。平原遼曠，水石清綺，西揖日光山，鉅峰鏤天，東望筑波山，鮮翠如滴。頗具畫致，有村曰阿久津，東奧諸侯糧穀漕于江戶者，至此艤舟以下，故宇都宮侯置監司，翁家世掌之。文化二年，受命經理河東二十餘村，以其有更才也。一鄉榮之。文化中，上平村某欲分掌漕務以奪其利，設詭計誣翁，乃性溫厚，不好與人爭，然義不容已，遂

訟于侯。命有司臨決。翁辭直而有確微。有司避之。
使監漕運如故。蓋此訟家道盛衰所係。翁出死力辯
白之。其功最鉅云。翁諱礼。恭祿久右衛門幼字若三。
郎。橘姓。若目田氏。考諱正。知要。幕府士長田氏女。
安永七年十一月廿日生。翁於阿久津村。寬政七年
考卒。繼家文化八年。告老營菟裘。號乾趣亭。愛牡丹
羅植亭外。凡八十餘種。花時紅白爛熳如錦雲。又愛
菊。奇葩累萬。至三百餘品。平素留意國雅。終日吟詠。
其間澹然自得。與世相忘。如是者二十六年。可謂享
人間之清福矣。嘉永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以疾卒。壽

七十有三。葬村中東園寺南先塋之側。釋追號曰恭
壽院。配黑羽藩士佐藤氏女生二男二女。長子礼喬。
嗣次唯藏。出繼烏山藩士坂部氏嫡女。次次這喜連。
川。老職黑駒氏。頃者礼喬請余表其墓。因撮行事之
畧。係以銘曰。

清川之許。維翁攸廬。名花競秀。雲燦霞敷。優游娛老。
其樂何如。生也有功。死也有譽。吾銘不朽。以表幽壙。

三省堂記

彦根文學耆取栗卿命其講習之堂曰三省。徵余記。
余嘗思三綱五常之道。惟聖人能全之。故不聞聖人

之言不可以入道然聞聖人之言而不反求諸已則
聖人之言與我歧焉而不可得諸心也今夫五鼎八
珍孰不知其味之為美然惟食焉者可謂真知其味
矣寧哉子路皆孔門高弟然或自畫或愠見是尚未
能真知斯道之可悅無乃啜其羹而不食其藪歟惟
曾子聞聖人之言必反求諸已日加三省之功勉其
所不至戒其所易忽其自省也審其自責也嚴其求
道也汲々乎如飢渴之於飲食必至廢飲而後已故
至於受一貫之旨傳孔門之正宗矣余竊通考經傳
所載曾子之語皆篤實而俊偉廣博而樸密潛玩愈

久滋味愈雋永不啻芻豢之悅我口至若脩手足以
訓門人易簣而斃於正則壁立萬仞之槩巍然如泰
山喬嶽苟非剛大之氣堅確之節高明純粹之德充
於中而發於外安能至此也哉雖然孔子嘗言參也
魯鳴呼樸訥魯鈍之人而卒能傳聖人之正宗則聰
明敏慧博辯之士未必得道惟篤實弘毅深造而自
得焉者可以任重行遠而晞曾子之風猷也已今眾
卿以三省命其堂蓋深慕曾子之學者故余書所見
以為記相與勉之

赤穗諸士皮囊夜復讐而退也其所以遺鐵燭籠於即其製造

甚堅緻蓋燭籠為仇敵所斫壞則味不可辨故屈鐵

構造其用心亦精細矣石井氏偶得其一模其製以

珍藏焉嗚呼忠義之心根于天性然眾人錮於物欲而

不能全秉彝之良惟赤穗諸士忠義填骨髓貫金石

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心聞流離卒能提仇首祭主

墳聞者雖婦人孺子亦感歎淚下乃知忠義之心極

天固墜況資性純厚謹慤若石井氏者其什幾而

秘珍愛之也亦宜

題栗山先生送高山友九郎序文

柴栗山先生學問文章高天下而筆札亦精妙雖斷
錦零楮人皆珍弄故相距僅五十年而真蹟甚尠坊
間所驚皆屬贗鼎况若此一篇大文辭尤不易獲而
其文又送高山生者洵為希世之墨寶矣余聞高山
生慷慨悲壯有燕趙俠烈之風性善吶喊其始甚微
漸大漸高遂隆々然震撼堂廡作霹靂聲寫紙欲裂
聞者驚愕失色嘗遊京攝後踰山有劇賊數人奴之
鼓大刀要金高山顧而叱之聲如奔雷賊破膽賊走
後賊為大阪市尹所緝因語是以事為鬼神云其豪
壯率類此夫以先生文章之奇寫高山之奇而書又

奇可錄三絕不知石井氏從何許獲之宜付襲而勿失也

題池大雅夫妻畫幅

池大雅以畫鳴天下其人蕭散清遠不為塵俗所賤故氣韻流動妙入逸品獲之者不翅如拱璧由是令世真筆絕少北越松原氏所藏山水一幅著筆澹宕極為風致可愛上有柴栗翁題詠其為真蹟無疑也又有內子玉瀾山水一幀玉瀾性閒澹與大雅相肖而畫亦以氣韻勝大雅夫妻一代名工其一猶不易得而松原氏所得之可謂幸矣因更加裝潢為對幅

於是夫妻精神之所注者雙懸壁上可以瀚福神而醫悅塵俗不獨名畫可稱也

小溪堂記

小千谷在北越僻遠之境風俗樸樸鮮能留意典籍者近世文教所覃被吏民稍知嚮學於是野澤靜始開書坊以便於購書榜曰小溪堂蓋取諸地名也去年入江都乞余記今茲復來請甚懇余謂昔者南宋陳思翁明童珥皆書賈而嗜古喜風雅名著公卿間今靜亦欲鬻書以弘文學於僻落其志可嘉乃為之記曰人生于兩間孰無仁義之性然不學則榛

以極其遠禽獸不遠矣聖人有愛之乃立教導民使
其全仁義之性故學在知聖人之道而聖人之道四
書五經備焉苟不由四書五經而求知聖人之道猶
由斷潢絕港而求至于海何可得乎然四書五經其
理精深不由先哲之註釋而求通之猶不假舟楫不
沿江河而求至于海又何可得乎今靜開書坊經典
及先哲註釋皆山積學者從其所覓而無不獲焉其
為鄉人開舟楫之利使之沿江河而至于海此亦裨
文教之大者也庸詎知將來文學益開名士碩儒果
不出于小千谷之里乎哉故予記之以勗吏民之有

志於學者

先生出則脩學校之教公卿大夫共居入則
教胥子弟夙夜無有間暇則先生之文非
弟子錄之而天下後世誰復傳之者後之學
于先生門者有思於余之言而不俾先生
之文有遺失則可也

嘉永五年歲次壬子冬十二月望

受業內人間崎哲謹誌



110X
329
16